

红颜劫

佳人媚

上
养女成妃

JIA REN MEI
YANG NU CHENG FEI

雪芽 著

XUE YA
WORKS

他不怕天下人耻笑，不怕帝位不保，
他只怕在有生之年不能与她相恋，
不能和她白头到老，生死相依……

打造最痴情缠绵的深宫大戏

一场杀戮，他君临天下，过尽千帆
一段孽缘，她纯如白纸，爱恨浮沉
《媚色逃妃》作者雪芽

倾尽一世爱恋，赠你疼爱无限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佳人媚

养女成妃 上

雪芽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佳人媚: 养女成妃 / 雪芽著. —南京: 江苏文艺

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399-5928-3

I. ①佳…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9699号

书 名 佳人媚: 养女成妃(上、下)

作 者 雪 芽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张雨晴 戚兆磊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78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928-3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养女成妃

佳人媚

目录 上

C O N T E N T S

楔子	1	第十三章	中毒 雨夜两情深	157
第一章	灭族 孤女入深宫	第十四章	隐忍 无法不去爱	170
第二章	雨夜 触怒天子颜	第十五章	被掳 终究在一起	183
第三章	重逢 九年的约定	第十六章	报答 彻底新孽缘	195
第四章	远离 隐藏的身世	第十七章	疯狂 我只为了你	207
第五章	宠溺 情动最初时	第十八章	毒誓 亲情与爱情	219
第六章	及笄 爱不可抑制	第十九章	心声 成不了唯一	232
第七章	遇刺 意外的缠绵	第二十章	承诺 不负相思意	243
第八章	两难 第三个愿望	第二十一章	误解 爱恨到极致	255
第九章	反抗 你不要逼我	第二十二章	再遇 坚定的信念	268
第十章	约定 私奔到天涯	第二十三章	狠绝 一个不放过	280
第十一章	择婿 他心中的她	第二十四章	噩梦 乱伦的谣言	291
第十二章	羞愤 不过是替身	第二十五章	和亲 彼此的伤害	303



养女成妃

佳人媚

目录下

CONTENTS

第二十六章	立妃 三千情丝长	317	第三十九章	囚禁 异样的碧瞳	468
第二十七章	心机 醉后的道歉	328	第四十章	纠结 恨深爱更浓	479
第二十八章	依恋 内心的惊喜	339	第四十一章	自焚 物是人已非	490
第二十九章	质问 为什么爱我	350	第四十二章	母女 奇妙的血缘	501
第三十章	离开 再也不相见	362	第四十三章	亏欠 悔不该当初	512
第三十一章	决绝 无话对你说	374	第四十四章	试探 思念已成狂	523
第三十二章	靠近 你抱抱我吧	385	第四十五章	药引 负气的谎话	534
第三十三章	和好 一直等着你	397	第四十六章	真相 过往的三年	546
第三十四章	宿敌 下落不明中	409	第四十七章	送别 不需你可怜	557
第三十五章	缘起 小乖的故事	420	第四十八章	团聚 再次说爱你	568
第三十六章	幸福 彼此能相爱	435	第四十九章	虐情 错恨几十载	580
第三十七章	陷害 换我保护你	445	第五十章	厮守 今生的温暖	590
第三十八章	舍身 两两不相欠	456	尾声		600

楔子



昭武十二年秋末，帝都起风扬沙，天气干燥得让人嗓子直冒烟。

关雎宫梧桐婆娑，一轮弦月初上梢头，万籁俱寂。

连映瞳的容颜隐在一片阴影里，整间屋舍只留一扇小小的四方窗口透入少许月光。

她掂起白玉发簪递给窗外的人，“辛苦了，这是一点心意，请公公笑纳。”

葱白玉手纤细，毫无瑕疵，竟映衬得羊脂白玉发簪黯然失色。

那人惊艳，随即笑咪咪地收下簪子，“哎哟，连美人客气了。”然后从窗口送入她要的东西。

连美人以前得宠时的风光他没机会见到，不过再得宠又怎样？如今的关雎宫形同冷宫。失去皇帝宠爱的女人，即便再美，也逃不过凄凉死去的下场。

在宫里，永远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她燃了些换来的银霜炭，天气转凉，她怕冷，于是早早蜷缩在床榻上。

夜深，门锁响动。她听着脚步声走近，有人掀起被褥朝她贴靠过来。

身侧袭来湿热气息，静谧中透着暧昧，逐渐掺入她的呼吸。紧接着他微凉的唇覆上，她顺从，任由他长驱直入地唇齿纠缠。

身体渐渐升温发烫，单衣被他几下撕扯扔掉，她顿觉冷意袭人。很快两人身体紧密相拥，连映瞳有些不适应太过急迫的他。她弓起身子朝他贴近，一手攀住他的肩头，一手抚摸他的脸庞。

那眉眼、鼻梁、双唇……

见不到他的样子，她在脑海中清晰地描摹他的容颜。这个男人深入她的骨血，侵犯了她的魂魄。

抚着他面容的手被按下扣在头顶，他翻转过她的身子，“朕说过，不想再见到你的样子。”他身体情欲涌动，可声音宛若刀子般冷冽。

是啊，他说过不想再见到她的样子，她便被幽禁在此，不见天日，没有烛火，每一个夜晚皆在黑暗里度过。

怎么忘记了，他从来就是个嗜血的男人啊。

他要的不过是一场与她身体的欢愉，这是他与她彼此的一个交易……

良久，他尽兴起身，连映瞳忍着全身酸痛起来，攥着他的衣袍，急切道：“皇上？”

他背对着她沉默不语，片刻，屋舍外有声音打破寂静。

她心中一动，冲到窗口双手紧握木栏，焦急地找寻声音来源。

院落中灯火影影绰绰，女子手执宫灯牵着一名披着斗篷的孩童。

蹒跚学步的孩童穿得圆滚滚的，像只小雪球。

她的心顿时柔软，上次见到孩子时她还不会走路，正咿呀学语。她拼命凑近想看得仔细些，却见孩童依偎着女子，奶声奶气地喊：“母妃，抱抱。”

她眼神黯然，孩子出生后便被他抱走交给别人抚养，她用这样的交易方式换取见孩子一面，却听着咿呀学语的孩子喊别的女人“母妃”，承欢于他人膝下。

男子一直注意着她，眼神少了方才的冷漠，深沉而复杂。

突然，孩童放声大哭，哭声揪住她的心，她看不清楚屋外发生了什么事。

“求求你，放我出去看看皇儿怎么了？”她几乎跪下哀求。

男子幽黑的瞳眸失了温度，“那小野种能出什么事？”他淡漠地反问她。

这样的他令她心颤。分不清心头涌上的是痛楚还是怨恨，蓦地，她突然笑出声，“我发过誓不会再骗你，你同样答应我，永远相信我，你还记得吗？”

犹记往昔，芙蓉帐暖。如何能忘记她柔情似水地对他许下的誓言。

可是，他更记得清楚，言犹在耳，转眼她便与人私奔离宫。

再相见，她已然大着肚子即将临盆。

她说，这是他的骨肉。

他的骨肉，却天生一双碧绿色瞳眸，与另一个男人如出一辙。

他纯黑的眸子暗如夜色，眼底蒙上冰霜——孩子的存在，是她彻底背叛了他的证据，她却仍旧在他面前坚持她的谎言。

她慢慢踮起脚尖，伸出手臂环在他的肩头，仰起脸，凝视近在咫尺的他。

一缕月光散落，他的脸颊比她记忆里的略显苍白清瘦。印象中他极少皱眉，如今面无表情，可眉间的浅浅皱痕已清晰可见。

他恨她，她知道，就像最初她同样恨他。那时她以为他是她的“舅父”，她恨他不顾伦常地占有了她，直到后来发现他们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她心头的恨意慢慢淡去。

他挡开她触及眉心的指尖，眼里蕴着云淡风轻的凉薄笑意，“即刻起，封闭关雎

宫。朕不会再来，你也休想会有离开的一天。”

他转身离去，没有看见她眼底暗如死灰。

宫门再一次紧闭，隔断了她最后一丝希望。

深宫囚禁至死，多年纠缠，至此终于结束。他有多爱她，就有多恨她，爱恨交织到宁愿毁了她！

夜深沉，寂静得可怕。

连映瞳坐了半晌，终究抵不过地上的寒凉。她摸出换来的一枚火折子，点燃余下的银霜炭。

炭火暗红，映照她低垂的脸，额间天生一抹火印，火光里似鹤顶红冠般妖冶。她的嘴边漾开很久不曾露出的笑意，有种说不出的决绝。

不消多久，熊熊火焰自关雎宫内燃烧冲天，片刻间将被囚禁的她连同周遭一切一同吞噬，化为灰烬散去，不留痕迹。

就仿佛过往六年间从未存在过连映瞳这个人一般。

灭族 孤女入深宫

第一章



城中别苑，从外看普通得丝毫不起眼，实则四周围都被身手一流的暗卫所看守。

男子临窗站立，周身笼罩在朦胧月色中，身形修长清瘦，五官生得妖娆如画，纯粹黑色瞳眸，宛若世间最深沉的夜，睫毛纤长浓密，却丝毫不显脂粉气。唇角微扬，他轻笑，窗外绚丽烟火顿时黯然失色。

“瞳瞳。”隔着幔帘，他看着里面的身影，声音沙哑透着慵懒。那双微微含笑的双凤眸狡黠又带着痞气，有种坏透的感觉。

他的轻唤，连映瞳听得清楚，却紧抿双唇不出声。

南溟武帝慕容尉迟一道圣旨，将手握重兵的宣武将军连力扬以谋逆罪判了腰斩之刑。

连氏一族，男子十岁以上斩首，女眷贬入奴籍，官卖为婢，曾与连家交好的一千人等均受株连被流放蛮荒，终生不得返回。

至此，曾经权倾朝野的连家势力被拔了个干净。

他令她家破人亡，却又买下她养在身边。

成王败寇的道理她明白，爹爹拥兵谋反实乃大罪。爹爹临刑前三叮嘱她将来务必处处隐忍，只求保住性命。

幔帘被掀起，他的脸近在咫尺，修长手指拂过她微张的唇，淡淡粉色，触感柔软。

她惊慌失措，像只受惊的小鹿，身子不自觉地朝后退缩。先前那一幕对十二岁的她来说，实在有些过于血腥——今天是爹爹生忌，她想偷偷地去路边土地公庙祭拜，没想到惹了地痞注意。这也是第一次他在地面前杀人，那几个人被慕容尉迟一剑穿心。

他眼里充满了冰冷的杀意，那样的目光令她不寒而栗。

连映瞳躲避他的视线，从她被买下那一刻开始，慕容尉迟要的就是她绝对地听话。

例如，不可以出别苑一步。

“瞳瞳，你今晚想去哪里？”下一刻，他百般柔情地诱惑着问她。

“我只是太闷了，今夜的烟火好漂亮，所以就……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乱跑。”

半晌，他轻声道：“留在朕的身边。外面太危险，知道吗？”

“嗯。”她唯有点头答应，见他没有再深问，连映瞳悬起的心总算放下。

她的一举一动无一不在他的掌控中，哪怕是今晚他大婚如此重要的时刻，他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她的禁锢。

慕容尉迟伸手摸摸她的头，笑得温柔，夸赞道：“瞳瞳真乖。”

意外的温柔举动让连映瞳心生慌乱，她试图挣脱他，“皇上今天册封新后……”

他脸色不悦，“你该累了，睡一会儿吧。”说着他搂着她，侧靠榻边，下颌抵在她的肩头，手掌轻抚她紧绷的后背。

最初的日子，她从一个幕幕惨绝人寰的噩梦中惊醒，即使屋中烛火亮如白昼，她也不敢闭眼。慕容尉迟发觉后，每每在她惊醒时便会安抚她再度睡去。

他合了眼帘，温热的呼吸喷洒在她的脸颊、脖颈。

一张安静的睡颜映入她眼底，毫无瑕疵的妖冶五官，睫毛又长又浓。他的嘴角自然呈现微微扬起的弧度，脸颊显出一个很浅很浅的梨涡。

慕容尉迟睡着时表情出奇的柔软，她从未见过他动怒，那次是她第一次见识到惹怒他的后果有多可怕。

忽然——

“瞳瞳。”他喊她，手指滑过她的脸颊。

微微有些痒，她忍着，连忙紧闭双眸不吭声。

“明天朕派人接你入宫住。”

他的话像一阵惊雷在她耳边炸响，她手脚发凉，断然回绝，“不，我不去！”哪怕会再次激怒他，连映瞳仍旧坚持。

大理寺少卿宗霆在清雅小筑门外等候慕容尉迟，慕容尉迟外出折腾了大半宿，这帝后新婚之夜对慕容尉迟来说仿佛只是别人的事。

稍后，慕容尉迟从清雅小筑走出，经过宗霆身边，“明早接她入宫。”他的表情与声音皆不显露任何情绪。

宗霆跟着他十多年，知道没有人能违抗他的决定。他是君王，是慕容尉迟，是慕容氏称霸南溟百年来最强悍的年轻帝王。

宗霆极少见他情绪起伏。慕容尉迟似乎天生就会完美地伪装，喜怒哀乐皆能自由控制。在旁人眼里，他俊美儒雅，完全没有危害。不了解他的人，都被他这样的外表

迷惑过。

当年先帝突然驾崩，朝中部分老臣联手，想拥立前废太子登基，当时还在云岭峰习武的慕容尉迟听闻消息匆匆回宫。

那时的慕容尉迟虽然还太年轻，面对朝廷中的危机四伏，他却出乎意料地行动迅速，而且手段毒辣狠绝，仿佛早已洞悉对手布置的一切陷阱。

最后所有参与的谋反者连同其家眷，无论男女老幼都被不留活口地一一诛杀。

十五岁的慕容尉迟踏着鲜血与白骨登基称帝。

之后，他一点一点清理朝堂的顽固势力，同时培植忠于自己的新党，逐渐地巩固了掌控中的权力。

所以他诛杀两朝元老宣威将军连利扬，宗霆并不觉得意外。

唯一的不解，就是慕容尉迟出手买下罪臣连利扬的女儿连映瞳养在身边，甚至因为她在帝后大婚当夜亲自动手杀人。

宗霆紧随慕容尉迟，再三考虑后开口道：“连映瞳是罪臣之女，陛下刚刚册立新后，此时并不是让她入宫的最好时机。”

“你只管照着朕的交代去做。”

强硬的态度，让人只需要服从他的命令，这是慕容尉迟的一贯作风。

寒来暑往，入宫快三年，连映瞳十五岁了。

盛春，关雎宫内满架蔷薇怒放，清风拂过，撩起怡人香气。连映瞳倚着美人靠随意地拿本书翻着，午后的阳光晒得她昏昏欲睡。

倦意浓浓，连映瞳捧在手里的书掉落。她懒得动弹，索性当作不知道，合了眼假寐。

感觉身后有人靠近，来人替她盖上大氅，又轻声念叨，“病刚好，又出来吹风。”

“璇姨，我再不出来晒晒太阳吹吹风，就要全身发霉了。”连映瞳说得有气无力。

大抵宫里住得长久，被伺候得变娇贵了，她之前小病一场拖了半个月才痊愈。

唯一庆幸的是，慕容尉迟陪太后前往南佛山还愿尚未回宫，这些天她虽然生病，却清静得很。

“常宁郡主怎么又忘记了？宫里等级森严，您这一声‘璇姨’，奴婢担当不起。”站立在她身侧的美妇厉璇道。

厉璇年逾四十，端庄娴静，虽然自称奴婢，身份却是宫中内司女官，照顾关雎宫这位特殊主子的衣食起居。

郡主？连映瞳闻言失笑。

罪臣之女入宫，她的身份转眼间居然成了安陵郡王慕容成俊的女儿，慕容尉迟还御赐封号常宁郡主。

更可笑的是，慕容成俊是慕容尉迟的堂兄，这样一来，慕容尉迟就成了她名义上的“皇叔父”。

她名正言顺地住在关雎宫，与她这位“皇叔父”朝夕相对。她的一举一动都被他掌控，就连她每天吃过什么、喝了什么，甚至打个哈欠，也有人第一时间禀告慕容尉迟。

他并没有完全限制她的自由，她可以在皇宫内自由走动，当然，要在与他相伴的情况下。

慕容尉迟对她很好，她什么都不缺，外臣朝贡的珍贵物件总会隔三岔五赏赐于她。

宫里无人不羡慕她有一个万般疼爱她的“皇叔父”，连皇后平素也礼让她三分，四宫的妃嫔们更是不惜放下身段来讨好拉拢她。

偌大皇宫，个性淡漠的厉璇是唯一对她耳提面命直言不讳的人。在她面前，连映瞳才有些放松的感觉。

“一个称呼而已，璇姨不用过分纠结。我想就是他听到，也不会认为有不妥之处。”连映瞳说得漫不经心。

“这是宫里的规矩。”

厉璇的固执与行事的严厉在宫中是出了名的，连映瞳笑笑，任由她去。

“太后刚派人命奴婢带话，传召郡主天颐殿小聚。”

连映瞳一个激灵，困意全无。太后召见表示太后已经回宫。

“他也回来了吗？什么时候的事？”这个“他”指的是慕容尉迟。

“昨天。”

南佛山还愿，按照预计行程，慕容尉迟不应该会这么快回宫。昨天回宫，他没有来关雎宫看她，是不是此番行程发生了什么事？

心里掠过一个个疑问，连映瞳起身，口中却埋怨道：“唉，烦透了，又没得睡了。”

太后召见，前往天颐殿，她去的时辰要把握得当。虽有郡主封号，但在宫里，她的身份实在尴尬——安陵王慕容成俊在朝中并无势力，封地远离南溟，在荒芜苍凉的西北，无帝王召见不得随意回帝都。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若有一天她失去慕容尉迟的庇佑，常宁郡主就只是寄养在宫里的可怜虫。

连映瞳步入天颐殿时，萧太后正与身边的皇后康心雅说话，见到她，轻笑道：“常宁郡主来了。”

“皇祖母万福金安。”连映瞳微微垂首对萧太后福身行了礼，又向皇后请安，“常宁见过皇后娘娘。”

康心雅拍着身侧空位招呼她，“快过来这里坐。”

“谢皇后娘娘。”连映瞳走过去坐下，一副乖巧听话的模样，静静地听着太后与皇后闲谈，偶尔会说上一两句。

不一会儿，淑妃、德妃、贤妃陆续前来，再等片刻，平时最受宠爱的萧贵妃也来了，而慕容尉迟陪伴在她身边，两人不时低头轻语，举止亲密温存。

众妃嫔目光集中在慕容尉迟与萧贵妃身上，表面平静如水，却眼神各异。这趟南佛山还愿，除皇后随行外，其他嫔妃中只有萧贵妃同往。

宫里生活三年见多识多，加上厉璇悉心教导，连映瞳岂会不知此刻众人平静表面下隐藏着的羡慕、嫉妒乃至怨恨。

萧贵妃本就生得艳丽，鲜艳的红色华服映衬得她更为光彩照人。与穿同色衣衫的康心雅相比，甚至隐有盖过她风华的气势。

红色，乃正宫皇后专有。众人不禁偷觑皇后。

康心雅却无一丝在意，仿佛这本是寻常小事。

太后见两人脸上笑意融融，道：“哀家等待良久，你们两人却姗姗来迟。”

“母后见谅，朕等会儿自罚三杯。”慕容尉迟边说边扶着萧贵妃坐下，然后坐在她身侧，并没有去皇后身边。

萧贵妃满心欢喜。她是太后本家外甥女，慕容尉迟也是她表哥，到底自小一同长大，表哥对她格外用心。

“太后莫要怪罪，臣妾身子不舒服，皇上本要臣妾好生休息，可臣妾喜欢热闹，求了好久，皇上才准臣妾前来。”萧贵妃笑着解释，突然脸色微变，皱眉捂住唇。

“还是不舒服？”慕容尉迟一手递上梅子茶，一手轻拍她后背。

萧贵妃点头，满脸通红，喝了梅子茶，细声细气地回答道：“令皇上担心，是臣妾的错。”

连映瞳无意发现皇后康心雅的手掌突然紧握成拳。皇后算不得六宫最美之人，却最为端庄贤淑，其他嫔妃与慕容尉迟举止再亲密，她也泰然处之，方才这举动异常失态。

只见太后笑得欣慰，开口言道：“初有身孕是这般反应，过了头三个月会稍微好转。”

原来……萧贵妃今日的张扬、皇后康心雅的失态，是因为这个。

慕容氏一脉子嗣单薄，先帝生前只有几位皇子，大多生病夭折，只剩下三位皇子还在世，皇次子慕容尉迟十五岁登基至今十二年，尚无子嗣。

萧贵妃怀有龙种无疑成为南溟后宫天大的喜事，若是男孩，就是皇长子。皇后无

子难以立足后宫，若将来生子，也少不了一场夺位之争。

“常宁。”

慕容尉迟的声音近在咫尺，她倏地回神，满脸天真无邪，“恭喜‘皇叔父’、贵妃娘娘。过不了多久，可以给我添一双弟弟妹妹做伴。”

萧贵妃面上又是一红。

这话引得太后笑颜舒展，“瞧瞧，常宁的小嘴真甜，来，重重赏赐郡主。”

她经过慕容尉迟身边去太后面前领赏，裙摆摇曳，宛若一抹烟霞飘远。

慕容尉迟唇边扬起一丝浅笑，眸光流转，眸中不见底。

春夜，怡人蔷薇香飘在室内，似有似无。

点燃宫灯，书案上铺展宣纸，连映瞳了无睡意，干脆起来习字。

三年来，她写得最多的是一个字——忍！

心字头上一把刀，运用得当，这把刀就是一柄双刃剑。

“瞳瞳。”

慕容尉迟的声音永远不疾不徐，仿佛一切尽在掌控。

的确，她真没见过慕容尉迟有什么不能控制在手的。

她放好笔墨转身，“叩见皇上。”

慕容尉迟的视线掠过书案上的笔墨纸砚，“这么晚为什么不睡？睡不着？”记得她时常从噩梦中惊醒，醒来便很难入睡。

“白天午睡太久，等等我就睡了。”她以为他会陪有身孕的萧贵妃，若知道他会来，她就是再不困也会逼着自己睡着。

他半天不语，连映瞳抬头，目光却撞入他深邃如暗夜的眸。他在审视着她，连映瞳莫名紧张。

这个男人有截然不同的两种面目，无论他用哪一种对待她，目前她都应付不来。

“我们多久没有见面了？”慕容尉迟话锋一转，问她。

“大概十几二十天吧。”声音平淡，没有一丝波澜。

温热的呼吸拂过她的发丝，修长如玉的手指抬起她下颌，慕容尉迟凤眸隐隐生出一丝寒意，“再想清楚。”

连映瞳心跳加速，回他的话已经尽量小心，还是不知哪里惹着他了。

她闭了闭眼再张开，清透明亮的双眸凝视着他，“皇上昨天回宫，不算今天的话，十九天。”这十九天是她在宫中三年里最轻松的日子。

慕容尉迟低叹，俯身强行抱起她放上床榻。

春装单薄，他手掌间的温度透过衣衫传来。

他伏在她耳边，温热的气息扫过她耳后，“应该是十九天半。”

连映瞳只觉得酥麻难忍，她用力却推不开他，不得不惊呼：“‘皇叔父’！”

这三个字她故意咬重发音，为的是提醒他身份，却惹来慕容尉迟似笑非笑地盯着她。

“我已经十五岁了，‘皇叔父’还当我是小孩子！我不会再做噩梦，就算晚上不点灯过夜，我也不那么害怕了。”一时想不到还有什么更好的理由避开他又不触怒他，她胡乱地说道。

十二岁的她只担心会终生被困宫墙失去自由，如今她对男女之事再懵懂，也懂得慕容尉迟以前陪她入睡的举动其实过于亲密。

名义上他是她的“皇叔父”，实则他是她灭族的仇人，他们的关系仅仅如此，连映瞳记得清楚，更不愿自己与慕容尉迟再有其他牵扯。

她心里在等待一个人，一千多个日夜都无法消磨她的信念。

“是啊，一转眼瞳瞳你已经十五岁了。”慕容尉迟点点头，淡淡道。

那双眸子清透明亮的女童，不知不觉被岁月精雕细琢，轻薄纱裙勾勒出她姣好的身形，玲珑有致。浓黑的眉眼，胭脂唇不笑自媚，宛若窗外满架蔷薇里最恣意盛开的那朵，令人惊艳又心生羡慕。

他指派宫里资历最老的女官厉璇教导她，连映瞳像一张白纸，她学什么都快，即便严苛如厉璇也暗中赞她。

她垂首，乖乖巧巧，小女孩儿家模样，一派天真烂漫，谁能知她骨子里藏着怎样刚烈的性子。

“我想请宗霆当我师傅。”她转了话题，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说出心里一直盘算的事。

宗霆经常随行外出，学识渊博且见多识广，她渴望多知道一些外面发生的事。

“宗霆文武双全，足可当你师傅。”

“‘皇叔父’真的答应？”

“你将朕想得专制霸道？”

他的确专制霸道，她真没料到他会这么爽快地答应，“至少这次不是。”她轻语，对慕容尉迟微微一笑，“谢谢‘皇叔父’。”

他凤眸跃动一缕暗光，眨眼间又回复清明。

如从前一般，慕容尉迟解开她随意束起的发髻，乌黑长发滑落，细滑发丝从他手指间快速溜过。

看着她掀起锦被安睡，习惯性地替她掖好被角，他用火星夹子弄暗少许烛火。

“睡吧。”他声音氤氲低沉。

她听见他走出寝室，稍后睁开眼睛长吁一声。他一走，她的紧张情绪放松，倒真来了睡意，没一会儿就睡熟。殊不知院外的他静立良久，等她真的睡着才悄然离去。

萧廷芳夜深未眠，算日子腹中孩子刚怀一月。怀有子嗣确实是大喜，可她一直担心从南佛山回宫一路颠簸疲劳会对胎儿有影响。

太医诊脉说她身体虚寒，又是头一胎，除去用药保胎外，静养最为重要。

保胎、静养，无疑将来几个月其他女人会分去皇上的恩宠。

“白英，皇上今晚去过哪里？”

“回娘娘，皇上去过关雎宫，之后宿在皇后那里。”婢女白英如实禀告。

表哥宿在康心雅那里，她不甘却也不担心，倒是关雎宫那位常宁郡主……她脑海中浮现白天少女的蹁跹身影、媚从骨中生的模样。

早起时，连映瞳心情很好，一来慕容尉迟准了宗霆当她师傅，二来萧贵妃怀孕，平时拉拢讨好连映瞳的妃嫔一夕间转了风向，每天来往于萧贵妃的长乐宫。

关雎宫门庭冷清，却令她觉得自在。

厉璇照例送来每个月她固定需要服用的汤药，从来最怕苦爱找借口不喝的她，这次二话没说喝了干净。

“璇姨，我去上早课了。”连映瞳笑咪咪地转身出去，步伐轻快，宛如笼中小鸟被放飞天空翱翔。

这样明媚纯净的笑容，这几年，厉璇极少在她脸上看到。

当初沉默寡言的小女孩，凶起来眼睛亮得像只小野兽，仿佛随时能扑上去与谁拼命般的狠。也是因为这样，慕容尉迟才指定厉璇亲自教导她。

她严厉苛责地教连映瞳学着宫里规矩、学着宫里的生存法则，后来就连本该发自内心的笑容，这个孩子也学着收敛几分真意。

“璇姑姑。”出现在关雎宫的慕容尉迟，白色镶金绣边的常服沾染了露水。

“郡主今天很乖，汤药已服用。奴婢去给皇上准备些姜茶，春天的晨露寒凉。”

慕容尉迟示意不用，瞧着远处欢快的身影，唇角微微上扬，“看样子她很高兴。”

“郡主今天第一次早课，前些日子她生病不能外出，心里憋着气。如今她能四下走动，听闻新鲜的事总是高兴的。”

“让璇姑姑你烦心了。”

“照顾郡主是奴婢分内的事。郡主虽然年纪小，可她心里明白谁对她好。”厉璇说完深深望了慕容尉迟一眼。

三年寻遍多少古方亲手调配剂量，月月煎熬成汤药准时送来关雎宫，这趟南佛山还愿，比预计时日提早返回，这个月的一帖药按时送服……

“但愿吧。”慕容尉迟眼底无波无澜，遮盖他不想被人知晓的一切。